

东洋大侠

DONG YANG DA XIA

[日]吉川英治 著

张帆 杨棹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CJWYCBS

DONG YANG DA XIA · DONG YANG DA XIA

东洋大佛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EAST

BY THE AUTHOR OF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EAST"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EAST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EAST

东洋大俠

[日]吉川英治 著 张帆 杨樟 译



Eiji Yoshikawa
MUSASHI

揭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1年版本译出

东 洋 大 侠

〔日〕吉川英治 著

张帆 杨棹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64 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87—6 / I · 80

统一书号：10107·571 定价：3.30元

印数：1—42 5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描写日本武林第一剑、武林一代宗师宫本武藏的一部长篇传记小说。武藏少时逞强好斗，力大如猛狮。他能投石落飞鸟，掷枪死走卒。1600年前后，日本动乱，他恃勇参战。关原大战失败后，他立下宏愿，继续学习剑法，潜心钻研《孙子兵法》等，终于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令对手闻名丧胆的日本第一剑侠。作品不仅表现了武藏在28岁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还描述了他那曲折、缠绵的爱情生活，情节跌宕起伏，打斗惊心动魄，作者的笔锋所至，几乎触及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展现出了一幅浪漫化了的日本历史风情画。

这部小说在日本已印行了十四次，七次被改编成电影，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视连续剧，在世界文坛亦有较大的影响，美国文学界则把它看作是日本的《飘》。原作近百万字，这是它的节译本，属宫本武藏前传。

前 言

《东洋大侠》(原名《官本武藏》)被誉为日本的《飘》。它的作者吉川英治(1892—1962),是深为人们所爱戴的日本多产作家之一。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1935—1939年首先在日本发行量最大和最权威的报纸——《朝日新闻》上连载。这部小说至少已重印了十四次,七次被改编成电影,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视连续剧。

官本武藏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通过吉川英治写成小说,使得官本武藏已变成了日本活生生的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日本公众对他是如此熟悉,以致于人们常把自己与他相比较。他的人格在日本尽人皆知,这使得小说在国外读者中更加富有吸引力。小说不但给读者提供了些浪漫化了的日本历史片断,而且告诉了读者,日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及如何看待过去的。

一提到《东洋大侠》,人们便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与詹姆斯·克拉维尔的《幕府将军》相比较,因为对于大多数当今的美国人说来,对日本过去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这本书。实际上,《东洋大侠》与《幕府将军》这两部小说,写的是日本的同一时期的历史。

《幕府将军》中大量涉及的是日本的王公贵族,他们都以克拉维尔给取的假名出现。在《东洋大侠》中,涉及的很多伟

大历史人物都是以真名出现的，并把更广阔的日本社会阶层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描绘了生活在幕府将军与农夫、商人、手工业者之间这条模糊不清的分界线上的人们。吉川英治在保留历史真实性、尊重历史传统方面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写的爱情故事，始终作为主要背景贯穿全书，显得十分真实、有根有据。

当然，为了丰富细节，吉川英治也运用了许多想象。但就是在发挥这些想象的细节时，作者仍忠实地坚持这些细节与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相符合。不光是官本武藏，还有书中好多其他重要角色，他们在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人。例如，泽元这个人物就确是官本年轻时代的良师益友与引路灵光，那时曾是名禅宗和尚、书法家、画家和诗人。1609年，他成为京都大德寺的住持，后来又在江户建了一座很大的庙宇。

历史上的官本武藏，大致生于1584年，死于1645年。象他的父亲那样，是一名剑法娴熟的剑客，尤以善使双剑而闻名。他是个热情的自律之人，正是这种严格的自律，才使他的剑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象书中所写的吉冈道场、奈良的宝藏院、著名剑客佐佐木小次郎，在历史上都是确实存在过的。在这本书中，吉川英治只把官本武藏的活动写到1612年，那时，官本武藏才二十八岁。

官本武藏的一生处在日本伟大的转变时期。在那些卑劣的大名(或叫封建领主)不间断地争斗了一个世纪之后，三个成功的头头终于通过武力征服统一了国家。实际上，织田信长已经开始了统一。但就在彻底完成统一之前，被一叛变的诸侯刺杀。他手下最有能力的、从士兵一步步升起来的将军——丰臣秀吉彻底完成了统一。但他在1598年去世之前，未

能辅助他那幼弱的继承人巩固他的统治。丰臣秀吉手下最强大的诸侯——德川，统治着他那在江户（现在的东京）的城堡以东的大部分领土，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之中，最终击败在关原西部的大名联盟而夺取了最高权力。三年之后，他取得了传统的幕府将军的称号。至1605年，他把幕府将军的称号传给儿子，自己则保留着实际上的控制权，直到1614—1615年的大坂城堡围攻战中摧垮了丰臣秀吉的支持者之后，才完全罢手。

德川家族建立时统治是如此牢固，对全日本控制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由于后来日本对外重新开放，与西方重新建立联系，十年半的开放带来了不稳定，军事独裁统治终于在1868年崩溃。在幕府时期，德川统治半自主的世袭大名（在幕府末期已有265名），大名则通过世袭的武士随从来统治他们的领地。从长期的战争到有秩序的和平这一重大转折，在武士与平民之间划分了明显的阶级界限。武士有权佩带双剑，承袭家名。一般老百姓，其中包括小康商人及地主，则明文规定不准佩带武器，也没有世袭的权利。

在吉川英治所描写的年代里，阶级划分的界限还不十分明显，好多地方仍有农民战争的残余，整个国家到处都是浪人（或叫无主武士）。这些无主武士都是在关原大战中或在以前更早的战争中战败将军的部下。为建立系统的阶级制度，德川统治者共花了一两代人的时间。在当时，还有相当大的骚乱和变动。

日本在十七世纪早期发生的又一伟大变革表现在统治者的素质方面。大战结束了，和平恢复了，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发觉军事才能已不如管理才能那样重要，他们开始了

从身佩刀剑的武士到手持笔墨的政客的缓慢转变。渐渐地，和平环境中的自律教育比战争环境中的战术训练变得重要得多。西方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早在十七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就已在日本广泛传播，并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就象当时的北欧受古希腊与罗马的传统影响一样。

官本武藏时代日本的第三大变革则表现在武器方面。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从葡萄牙输入的滑膛枪已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但在一块和平的土地上，武士们可以不理睬这些兴味索然的火枪而恢复对剑的传统爱好，剑术学校便应运而生。但不管怎样，由于在实战中用剑的机会已经消失，这项军事技术已变成军事艺术，人们越来越强调内在自控的重要性及剑术气质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剑在战场上的作用。对剑的神秘感渐渐加强。人们常把剑与哲理连在一起，而不是战争。

吉川英治在对官本武藏早期生活的描述中，再现了这些转变的图画。官本武藏本人早期是一个典型的山村浪人，在晚年才成为一个供职的武士。他创办了一所剑术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他从一个天生的斗士，渐渐变成了一个狂热追随清教徒般自律的人，一个完全能控制自己内在世界的人，一个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人。虽然在官本武藏的早年，类似中世纪欧洲的那种凶蛮的格斗比赛仍有可能，吉川英治还是画出了一幅这样的官本武藏肖像：有意识地把战争中的军事技术变成了和平时人们冶炼气质的手段。武术、自律精神及艺术感已溶为一个整体。这张官本武藏的画像也许与历史的真实相差不远。历史上的官本武藏是位画家、雕塑家，当然也是剑术家。

以官本武藏为典型的十七世纪早期的日本，顽强地活在日本意识之中。长期的、相当稳定的幕府统治保留了这日本意识的大部分形式与精神，虽然有些形式十分僵化，但还是把这日本意识保留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距今只不过一个世纪。吉川英治本人也是个前武士的儿子，这个武士，象许多其他武士一样，没有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完成经济上的变革。虽然武士们本身在新的日本世界里已默默无闻，但好多新的领导人都从这封建阶级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对现代日本人说来，官本武藏所处的年代是那么接近，那么真实，就象南北战争之于美国人一样，故把《东洋大侠》与《飘》相比较则毫不牵强。武士时代仍活在当代日本人的心中。现在，有人称现代日本人为群居东方的“经济动物”，恰恰相反，很多日本人则视他们自己为有强烈个性的、有高度原则的、能严格自律的、有高尚美感的当代武藏。这两幅图画都有其正确的地方，勾画了在温和、一致的外表背后的日本人灵魂的复杂性。《东洋大侠》不只是一部传奇、惊险小说，通过这传奇的惊险故事，读者可瞥见日本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当代日本人理想的自我画像。

爱德文·里查尔①

① 爱德文·里查尔 (Edwin O. Reischauer) 1910 年生于日本，1946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现为荣誉教授。1961—1966 年离开哈佛大学，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知名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著有大量著作，其中有《民族的故事》和《日本人》。

目 录

前 言	〔美〕爱德文·里查尔(1)
神秘小铃	1
风流红梳	12
宝寺花节	36
寡妇之怒	46
孙子兵法	56
柳杉古树	72
树与岩石	81
武藏临世	97
吉冈道场	112
远道之神	128
遭遇古寺	137
水怪太郎	142
春风拂爱	152
宝藏院中	163
般若荒原	181
牡丹花茎	190
太郎复仇	204
隐地夜莺	213
古堡受托	220

大坂团聚	229
翩翩少年	250
健忘贝壳	263
永光神剑	272
鹰山之巅	282
匿名大盗	293
险道惊马	310
严冬飞蝶	328
京城宣战	346
桥头相会	367
荒野枯草	386
真假相逢	400
同胞兄弟	423
雪地回声	437
死亡陷阱	450
千年古松	458
洁净山火	470
巨擘挑战	478
决战前夕	485
黎明时分	494
终成眷属	507
灵魂深处	521

神 秘 小 铃

译者题解：小铃叮当，神秘作响，是人还是鬼？
出没战场。竹城好奇，追寻出一盗尸美姑娘。

竹城躺在无数死尸之中。

“整个世界都发疯了，”他模模糊糊地想着。“一个人也可以象一片枯死的树叶，在秋风之中飘荡。”

他看着自己也象是一具死尸，曾几次试着抬起头来，但只能使头刚离地皮。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我在这儿躺了多久呢？”他真不知道。

飞蝇来了，围着他的头嗡嗡叫。他要赶蝇，却无抬手之力。两只手臂都硬挺挺的，象身子的其他部分一样，似乎一动就要碎。“我一定昏迷好长时间了，”他想。

低沉的黑云不祥地飘过天空。昨天午夜至黎明时分，特大暴风雨开始席卷关原，现在已是1600年9月15日午后。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但阵雨还不时地浇落在无数死尸之上，冲刷着竹城那仰面朝天的脸。每当阵雨浇来，他的嘴巴就象鱼嘴那样一张一合地饮着雨水。他想，“是擦洗死人嘴唇的水吧？”他头脑麻木，思绪如疾飞的阴影。

他的一方战败了，这他知道得很清楚。小早川秀昭，他

原认为这家伙是同盟军，却早已与东部军勾结。叛军在曙光中转而向石田光城的部队发起攻击，战争达到了高潮。叛军接着攻打其他司令官——宇喜多、岛津和故西的部队，此时西部军的崩溃已成定局。在半天的战斗中，解决了这个国家今后由谁统治的问题。统治者是德川家康，强大的江户大名。

姐姐与村中其他熟人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我正在死亡。”他想着，并无一丝悲伤。“死就是这个样子吗？”他觉得已被死的宁静所吸引，就象一个小孩迷恋一团火焰。

突然，他身边的一具尸体抬起了头。“竹城！”

他脑中的想象停止了，就象是刚从死亡中醒来，朝声音发出的方向转过头去。这声音，他肯定，是他最好的朋友的声音，他竭尽全力使身子稍为抬高了一点，挤出刚可压倒大雨的声音：“复又钵，是你吗？”然后身子又倒了下去，静静地躺着、听着。

“竹城，你真的还活着？”

“是的，活着！”他突然从嘴中发出一声大叫。“你呢？最好你也没死。我看你敢死！”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脸上显出一丝微笑。

“我不敢、不敢死，先生。”他喘了一口气，用双肘撑着身子一点一点地向旧友爬去。他试图抓住竹城的手，但却只用自己的小指勾住了对方的小指，就象是小孩们做勾手保证时那样。他又爬近了一点，这才把对方的整个手抓住。

“我真不敢相信你活着，我们是唯一的幸存者。”

“别说得太早了，我还不能起来呢。”

“我帮你，让我们离开这儿。”

突然，竹城咆哮着把复又钵按在地上。“快装死，大麻烦来了。”

大地如开锅一样沸腾了。透过他们手臂与地的隙缝，他们瞥见一股旋风正朝这边卷来。更近了，数队乌黑发亮的骑兵正如飞般地朝这儿狂奔。

“狗杂种，他们又回来了！”复又钵大叫着抬起膝，似乎就要冲上去。竹城抓住他的踝，差点没折断他，使劲把他按了下去。

不一会儿，马队过来了。数百只泥巴蹄子按队形跑着，粗暴地践踏在倒下的武士身上。骑在马上的人嘴里叫喊着，身上的盔甲与武器撞击着。他们来了一队又一队。

复又钵肚皮贴地，双眼紧闭，竹城却仰面朝天，双眼死瞪。马群离他们之近，以至使他们可以闻到马的气味。然后一切都过去了。

真是奇迹，既未被踩伤，又未被发现。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事后，有好几分钟都沉默不语。

“又一次幸免！”竹城叫了起来，把手伸向复又钵。拥抱着大地的复又钵这才慢慢转过头来，露出宽阔的、还在微微颤抖的大嘴。“有人是我们这一边的，肯定是。”他声音嘶哑地说。

这对朋友相互搀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算站了起来。慢慢地，他们穿过战场，朝着安全地带——一片有树林的山丘走去。他们衰弱极了，跌跌撞撞、肩搭肩蹒跚而行。肚子感到饿了，他们开始搜寻食物。有两天，他们靠野栗子及伊吹山中湿坑里可吃的树叶充饥。这虽可填肚子，但竹城的胃却太疼了。复又钵感觉更坏，吞下去只觉肠子乱翻。无食可填

肚，无水可解渴了。但就这样，复又钵还是感觉到体力在一点一点地恢复。

9月15日的暴风雨是秋天台风终结的标志。现在，只是在两夜之后，悬挂在那无云夜空的，已是一轮如雪的冷月。

他们两人都知道，行走在月光下的大道上是何等危险，那些搜寻逃兵的巡逻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身影。这个冒险的决定是竹城作出的，因复又钵现在是这样的沮丧，他说宁可被抓住也不愿多走一步，看来除冒险之外，别无它择。他们走几步，歇会儿，就这样慢慢地移动着，朝他们认为是朝樽井的方向移动着。

“你能行吗？”竹城这样反复问着。他一直用手搀扶着朋友。“你还好吗？”朋友急促的呼吸声使他担心。“要歇会儿了吧？”

“我没事儿。”复又钵试图表现得勇敢些，但他的脸比天上的月亮还要苍白。虽然他还拿着他的长矛作拐杖，但还是无法迈动步子。

他一次又一次谦虚地道歉。“对不起，竹城，我知道是我才使我们的行动如此迟缓。我真对不起人。”

前几次道歉，都被竹城用简单的“别提啦”几个字顶了回去。最后，当他们停下来作较长时间休息时，竹城朝朋友大声说：“听着，我才是应该道歉的一个。是我把你弄到这般境地的，记得吗？记得我是怎么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我是怎么最终决定去做一番事业，怎么好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吗？我永远也不能忍受今天这种事实——到了父亲的归天之日，却让他肯定我不会办成什么大事。我一直想显显神通呢，哈哈！”

竹城的父亲，无二西，曾在伊贺的新免武士手下当过差。石田光成募集军队的消息刚传入竹城的耳朵，他就确信这终生难得的机会到了。他的父亲曾是个武士。他渴望上战场，渴望证实他无敌的气概，渴望着他杀死敌方将军的消息象野火蔓延一样在村中传开。他拼命想成为一个在人们心目中算数的、受到尊敬的人，而不是这个村中的捣蛋鬼。

竹城的一席话使复又钵想起了这一切。复又钵点了点头，说：“我知道、知道，但我当时也是那样想的，不只是你。”

竹城继续讲，“我要你和我一道来是因为我俩无论干什么都在一起。但你母亲的那个样子真可怕，她大声叫着，逢人便说我发了疯，不是个好东西！还有你的未婚妻小津、我的姐姐和大伙儿，都说村中的男孩应该呆在村中。啊，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都是独子，如果我们被杀死，家中就无人继世。但谁在意呢？难道还有什么其它活路吗？”

他们偷偷溜出了村庄之后，就确信在他们自己与战斗英雄之间再不会有什么其它的障碍。当他们到达新免营地时，不管怎么样，他们看到了战争的现实。他们被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将不会成为武士，至少是不会在一夜或数周之内。那可不管他们的父亲曾是武士与否。对石田或其他将军说来，竹城与复又钵只是一对乡巴佬，比那些偶尔接触过长矛的小孩强不了多少。他们最多只能被作为一名大兵留下来。他们的职责是，如果可以被称为是职责的话，那就是携带武器、饭盒和割草工具去割草，成群地在路上干其他活儿。偶尔也出去巡逻。

“武士，哈！”竹城说，“真可笑，将军的头！我甚至还未接近过一个敌方的武士呢，更别提将军了。好啦，总算一切